

Tâioânjī pán
=bô liânjīhû (hyphen) ê Pêhōejī

Kengkòe nāng tang, tī Engkok pōephōaⁿ Uiliâm ê jīтчí, Ilâisa kah Líhiu bókso tī itpat chhitchhit nī (1877) tngkhì Tâioân, kèsiók chò thoânkàu ê jīmbū.

Uiliâm kóng, “Apâ, abú, góa hibāng ētàng kah lín tngkhì Formosa.”

Ilâisa tùi hāuseⁿ kóng, “Akiáⁿ eh, góa mā chiok siūⁿ beh chhōa lí chòhóe khì, m̄ koh lí koh sèhàn, hiahnh̄ joáh ê thiⁿkhì, koh ū bǎikhín, lí ē tòng bē tiâu.”

Líhiu bókso tùi Uiliâm kóng, “Khah kiankiông[pakiat] leh! Góa íkeng ū pàithok Báboh (Barbour)siansiⁿ kah Símphó hseng (Simpson) thàithài thè goán hóhó’á chiàukò lí. Lí kah lí ê pēngiú hòngsim’á khì Àitengpó (Edinburgh)ê hákhāu thákchheh. Goán ē tiāⁿtiāⁿ siá phoe, koh kià chiok chē lémīh hō lí.”

Tùi chit ê chiah káu (9) hòe ê chapó gín’á lâikóng, i tiòh ài kah i ê pēbú hunkhui, che sitchāi sī chin kankhó ê tāichì. Jíchhiáⁿ i mā m̄ chaiiáⁿ, che sī i chòeāu chit piàn kìn tiòh in lāupē.

After two years with William in the UK, Eliza and Rev. Ritchie returned to Formosa at the end of 1877 and continued the busy missionary work.

“Mummy, Daddy, I wish I could go back to Formosa with you,” said William.

“I wish to take you with us, my lad, but the weather will kill you as you are too little to fight the germs,” said Eliza.

“Be strong, Willy! I have asked Mr Barbour and Mrs. Simpson to look after you while we are away. You will enjoy the boarding school in Edinburgh with your friends. We will write you lots of letters and send you lots of presents,” said Rev. Ritchie.

It was depressing to say goodbye to his parents, especially for a nine-year-old boy. William gave his parents a huge hug. He didn’t know it would be the last time he would see his father.